

的故事混在一起，有时候会纯粹编一个虚构的故事。”文那说，创作一个新的故事并不难，她一直想把自己创作的所有形象都编到一个大故事里，“每个小故事都能互相连接，互相发展，再投到一个大的世界里，这难度就非常高了。”她总是有蹦不完的新奇故事，这跟心态也大有关系：“好多人都说把每天当成世界末日去活，我就是把每天当成第一天去活。每天我都是第一天来这个世界，看到什么都特新鲜。”

“我接受生活给我带来的一切，它给我啥我就有啥。我老和人说，我就像水一样，生活让我流向哪，我就流向哪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都没刻意地去计划什么，现在我总是有机会满世界溜达，一切都是一环套一环自然地发生的。”这个自由乐观的女孩，喜欢画画，喜欢旅行，喜欢杨超越：“别看我总是画些怪力乱神，我不画画的时候，和普通女孩没有什么两样，看看综艺，刷刷微博，不会天天琢磨这些。”

虽然说，能一年到头在全世界各地溜达，是让很多人艳羡的事，但时间久了，文那也有些身心俱疲。当她开始发现自己甚至不记得十天前在哪里，一个月前又在哪里，很多人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，才惊觉生活过得太乱，是时候要停下脚步歇一歇了。于是今年，她就推掉了很多工作，回到北京，在工作室里闭关，静心创作。

让文那的粉丝们欣喜的是，她终于有时间来完成被催促了很久的《文那经》：“一直在路上没有时间整理书稿，今年想停下来把书出了。除了《文那经》，同时还会出版一本关于我在世界各处画壁画的故事，计划明年年初出版。”

除了壁画，文那常会进行一些雕塑和插画的创作，大家有时候会搞不清她在做什么。现在，她希望自己的创作形式变得单纯一些，想尽可能在主业上往前攻克一步：“希望我的作品能更立得住，再去考虑别的类型的创作。”

文那很享受自在的闭关时光，虽然依旧要忙于创作，但节奏和分寸都可以自己掌控。如果感觉好，说不定她还会多歇两年，但等到自己决定出关的时候，文那可能会继续自己“执笔游天下”的脚步，她还要去创作源源不断的《文那经》。●

每天都是来到世界的第一天

有些人觉得文那的壁画和浮世绘或者《山海经》有些相似的感觉，但她创造的这些形象却并非复制已有的传统符号，而是她根据壁画所在地方的用途、历史、空间，与自己“脑洞大开”相结合的产物。这些形象都有各自的故事，文那不希望它们随着壁画的折损而消散，于是便将它们一一收录在她正在创作的《文那经》中。

据文那介绍，目前比较成熟的形象已有六十多个，如果零零碎碎都算上大概有上百个：“每个形象之间不会重复和相似，但我会让它们在不同的壁画作品中重复出现，如果它们总是只出现一次，在形象的塑造上会非常薄弱。我会根据逻辑让它们分别出现在合适的壁画中，我会把国内创造的形象画到国外的作品中，也会把国外的创作带回国内，让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形成有趣的碰撞。”

身处同根同源的东亚文化圈，作品难免会被比较，但文那并不介意：“中国与日本的传统绘画很多同根同源，我生在中国，我的成长过程就是我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，所以当我想去画它们的时候，它们自己推门就出来了。很多画面都是自然出现在脑海里，很多细节都来自于我成长过程中曾经见过或者曝过的某种印象，灵感来自世界各地，到最后呈现的东西，自然还是属于东方的文化。”

很多人以为文那会为了创作去研究古籍或者引经据典，其实却恰恰相反，她不但没有专门去研究相关资料，反而还会刻意避开：“我希望跟相近的东西保持距离，想从不同的土壤里创作出新鲜的东西。”有趣的是，她反而会去看外国的小说，了解不同的风俗和人文，或是去琢磨当季的时尚流行，从中获取画作上色彩搭配的灵感。“我希望给人的感觉是，知道这是东方的，但是又想不起来它们的出处。《文那经》就是我的神仙、小怪人、小怪兽、小怪事的世界，和其他没有关系。”

“现在编神话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我的故事并不是每次创作都重新去编，有时候是老故事新编，有时候会跟真



✦ 文那画的都是些喜怒哀乐怪力乱神，仿若现代版的『山海经』，虽说形象张牙舞爪，却又显得人畜无害，看着蠢萌蠢萌的。她还会给笔下这些鬼灵精编很多故事，并将每一个原创形象都记录在册，命名为『文那经』。

